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十七

講學

與碩東橋 王守仁

所喻楊墨鄉愿克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璧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

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
璧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
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
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
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
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
何耶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
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
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

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璧雍諸侯之學曰泮
宮皆象地形而為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
倫非以璧不璧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
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
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
事祝史之守故魯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其重存乎敬授人時也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
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
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羲和曆數之學臯契

明文海
卷之三
二
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
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
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
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
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
其上倡為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耻
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訊於天下
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
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

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
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寔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闕
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
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
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闕
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
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
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
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

明文海 卷之三
汲上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
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
釋未及乎核本塞源之論也夫核本塞源之論不明於
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
之域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
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吹
吹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
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
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

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
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
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
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
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
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
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

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肯
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
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
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盬功利之馳逐而
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
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
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
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

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
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
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
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
時天下之人熙々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則才質之
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
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
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
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

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動其稼而不耻
其不教知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
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
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
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
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
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
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
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

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骸之同然而知
識技能非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心而霸術熾孔孟
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
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
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
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
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
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
禍斯人淪於禽獸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

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譔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

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遠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問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寔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

壽淪決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遠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

之務而其誠心寔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朽蠹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技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

明文海 卷之三
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望乎

答羅整庵少宰 王守仁

某頓首啟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奴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畧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脩道尤難道誠未易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為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

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度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子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為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脩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脩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

揣模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孔門之學矣來教謂其大學古今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今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

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在於彼也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用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

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為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

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
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
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
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
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
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
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
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而遺棄
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

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
徧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
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
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
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况某之所
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已羅統括於其中但為
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
千里之謬寔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
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

明文海 卷之三 十二
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此於禽獸所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予謂之學義而過者予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予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喁喁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夫衆方嚆々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意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

曰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遠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

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年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已於紙筆間也嗟予執事所以開導啟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

畫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徐成之
論朱陸書

王守仁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於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為含糊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即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

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戾而昨者所論寔未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竟寔欲蔽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子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有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

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寔之於誠正而無所繆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

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徃復之辨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為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為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為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衆皆以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

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為學焉在其為學也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硤硤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已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

蓋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寔為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寬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固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寔之誣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

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辨自信魯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訊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

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為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顯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

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寔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空虛受之成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

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王守仁

盛价來遠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却殊快也承示劉生墓誌此是友義所關文亦頗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

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膠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入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不可以

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
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
不得而干焉僕於其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
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
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允交游之隨俗以侍
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
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
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
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

不仁不可以為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
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無欲以友乎
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交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
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
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願路三
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
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
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
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

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也又為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

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俟也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待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

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机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奄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允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亡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亡於小覺小覺亡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

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的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亡之小知小覺者蓋衆則其相與為知覺也蓋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允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

不以告之子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々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二 王守仁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荅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

以容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云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惇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

袁子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誦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草而易箒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草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

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得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

遷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與陸元靜
王守仁

其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
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為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
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
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
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
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
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

寔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
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
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
為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
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
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
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
念莫肯虚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為勝心浮氣
所乘未免過為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

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為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耶亦求同其學於人耶將求以善而勝人耶亦求以善而養人耶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耶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為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蘇諸其身名浮於寔行不掩言已未嘗寔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

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耶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為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况在吾輩行有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踈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有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哀經

明文海
卷之二十一
三
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
覺而已至此言無倫次幸諒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
濬及宗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
及頗為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細心體
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
耳易謂知至知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
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
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着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十八

講學

答胡廬山督學書

趙貞吉

相思甚苦不數奉書問者以公關防之地且煩於酬答
耳向陳蒙山取道內江已聞公有欲去之意及接讀翰
教始知二公皆為伊人所動欲錄諸生講後劄記頗近
似者以奉覽久而未就故令答遲遲也頃孫淮海見教

公去意已聞兩臺則志已決矣奈何奈何深恨援留苦
勸之不早不力也抱歎抱歎如何來諭云道通天地萬
物無古今人我誠然誠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已立處
未克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未瑩徹處耳愚意謂
當云已力未克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但假
漸習薰修久之不息徐々當徹去矣即徹處謂之先天
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
日用間種々色々刹々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
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

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為沾帶
難於解脫耶又渠云欲於天中幹先天事此妄作分
別語以駭人聽耳且此大圓鏡智即不落有無之竅也
更欲求何竅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不假人為無
善無不善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也指其率性而不假人謂之處也周子曰和也
者中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指其已發即未發之體
也老子觀竅與觀妙同出同玄之旨與此同也佛氏不
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與此同也豈可以中庸

答胡

唐山

心

行

後

五

之言謂墮於情緣難免生死耶公所引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即圓覺經隨順覺性之謂也於此了了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無餘矣豈可非之謂於有無中取辨耶吾觀渠書中覬望有待之多自負張皇之甚輕侮前何為作乞墻登壇之態耶宜見笑於大方之家矣姑置勿論鄙見再為公誦之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度之當如李異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一毫端始終不離於當念云耳如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

為己任又立處未充則不免於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而欲取為己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已動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順覺性也且隨順覺性之句有三焉其一函蓋乾坤句周容徧攝之謂也其二截斷衆流句獨一無侶之謂也其三隨波逐浪句即隨順覺性之謂也三句一義也一義三句也夫能周容徧攝則一體矣能獨一無侶則一用矣能隨順覺性則即體即用即用即體：用一如矣

之言謂墮於情緣難免生死耶公所引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即圓覺經隨順覺性之謂也於此了了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無餘矣豈可非之謂於有無中取辨耶吾觀渠書中覬望有待之多自負張皇之甚輕侮前訓以表己能墮於業罪而不自覺嗟雲水瓢笠之中何為作乞墻登壠之態耶宜見笑於大方之家矣姑置勿論鄙見再為公誦之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度之當如李異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一毫端始終不離於當念云耳如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

為己任又立處未充則不免於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而欲取為己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己功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順覺性也且隨順覺性之句有三焉其一函蓋乾坤句周容徧攝之謂也其二截斷衆流句獨一無侶之謂也其三隨波逐浪句即隨順覺性之謂也三句一義也一義三句也夫能周容徧攝則一體矣能獨一無侶則一用矣能隨順覺性則即體即用即用即體用一如矣

夫學至於辭用一如則達乎大覺圓頓之門矣古人不貴踐履只貴眼明若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礙塞處一歸於習氣之累漸資薰修方便而徹之耳如是則青城峨眉之中即衡山廬阜之境也衣冠師表之地即御風雲遊之處也逸莫逸於與衆同知也勞莫勞於違衆獨棲也古歌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世休也事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智者當下了即當下休矣當下

休即當下徹矣雖然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聞公昔學射於唐荆川矣自今觀之巧其可學乎然荆川之講射法皆巧也當其初巧不在我而在荆川之言故曰不可學至其久而力充矣力充則巧至矣然後荆川之巧始在我雖謂荆川教我巧亦可矣聊以發公笑惟撥冗賜答望望

與趙浚谷中丞書 趙貞吉

慕公踰二十年僅為趙州風雪道上倚馬數語既已不堪其渴思矣別後復踰一紀始得連榻信宿於汪源之

上為慰如何然而心中欲請說并其躡蹻登臨之興非
信宿可能盡也竟以此際別去若恣然者鄙人識淺寔
有顧後之防耳惟公能鑒之公其為怯耶頃領順慶人
賈到華翰并佳集書旨皆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
之為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
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
以身証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
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即如我華旦國之北有
一部韃靼種落日欲蹂踐我疆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東

髮以來即思以長弓大矢滅此北界夷族而後食始下
咽今雖老猶未得其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
攘袂談說於海內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為狂也而
僕則向風賞音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之氣故願一見
公如渴如飢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陰
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睿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
下欲庶幾也向來嘗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
僕何不幸不而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
愛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

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未
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自顧其身與凡夫等而
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
寔也且宋儒拘之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於盡性之
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故嘗自托於
不省以免其喋之惟於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
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若向空寂之
途則灰其有為之志竄墮散棄不可鞭策而損於名教
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

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試與公約倘聖主異時
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為公執爿隨所用之
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茲
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懟焉此書若逢達夫可出之
以致哄堂不必示他人以啟爭端

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

趙貞吉

自祁陽領翰諭於是僕病且兩月矣是日始取道永州
入粵期以趨侍台嚴以受戒束頽先獲捧華章以重羈
旅雖身在糞土而榮如雲錦之被辭也惟先生才器夙成

不煩磨琢以駕於時勁翮高騫俯觀萬類哀：餘子無足當意顧劣如僕乃枉拳：往在隨行通籍雖數仰南州之譽未一納西階之刺至奉使無狀棄之遠裔辱當時而羞列士進無容身之哲退乏立名之業徒具華髮而令妻孥顛露道左已身以禦魑魅受世之訾詬未已若此可謂劣矣昨飛雄嶺中瘴止存皮骨耳孱妻弱子相向而泣是時可謂狼狽智勇俱困之際矣廼以宿無先容之資而君子眷烏顧之蓋投手而置之全安之域破世俗之拘攣而陋炎涼之錮習雖僕亦不知斯愛之

所從也若此者豈非意氣相期屬於豪傑非衆人所同者哉嗟乎此事雖不足以盡門下之特達在僕則感激重矣奚翅僕哉雖使魯連高蹈太白不羈猶當折辭酬恩疊：報知己也何則易感者感結之情難忘者無媒之惠故也自患難哀病以來血氣頓改神志亦弱誦習章句一無存記聞欲解其持牘之役以修鼓篋之業則旦夕喘：懼為譽土龍而施雨恐驅策不前以傷門下之明自祁移永僅百里即精神昏愒困頓數日猶未招復嗟：復安所藉以自效耶所以撫躬俛：以思仰答

惕中而無時休也俟至全依醫調攝稍定嗣布蒯管請
裁狂斐耳

其二 趙貞吉

承示高文讀之芒寒生色其指同於王伯安氏其文丰
容峻整班孟堅荀仲豫之流也至其中所稱士變豈不
益可慨哉楊墨佛老縱橫諸家姑勿論其後所稱者
世之士為毅為節為才術為事功諸種其於性皆遠
矣其為途何多也夫在孔氏之門才之異者其聽為品
也有三其棄不與者一狂也狷也中行也此三人者孔

子之所與語也鄉愿者孔子自謂不願使入門是直棄
不與者也今掩然媚世之侶似少肆而人不知覺矣乎
忠孝之道日薄而天常人紀識者憂其負荷之難也辯
言澤貌忮中強喙以鼓於世而便其私圖紛何時已
乎安得孔子之所欲與語者不少槩見而棄不與者乃
累生於世乎欲與共反經敦彞之學率性依中之旨其
誰為歸乎宜公之憂之也夫古之君子以道之不明已
之罪也人之不動已之過也宜公之不能憇然也然而
流風浩々人懷其心欲變今之術與習而大同之其何

始乎不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矣乎其義淵深其任最重者乎夫吾之身天下之人之一人也一人唱之百人之和之其類安得不衆乎若是則庶民安得不興邪慝安得不變乎夫君子者衆人之表也其所則而倣焉者也以言唱之以言和之而言有枝葉行以唱之以行和之而行有枝葉公欲變今之習俗而大同之必使天下之行有枝葉而後可也今天下以言唱多矣而風靡然日下何也公其知之矣一洗小儒之學非公其誰望哉僕流離疾病之中幸遇高賢接引故強為轉語如此非有

知也

其三 趙貞吉

領來諭示以真之訓其說曰苟其意真矣雖從入之途稍異彼顧無害於聖人之中道雖萬舉千差吾猶信之而况其不至於差乎確哉其言之矣非公仁為己任擔荷之重誰能的然為斯語哉夫真未易言也黜妄而後歸真公謂狂狷皆有生意而愿者之根芽則焦爛不復入土此最真偽之別也至以訟事喻尤切於三人者之情僕亦紬繹為數喻以酬來教可乎夫黜妄者如蕉之

喻真種者如蓮之喻偽作者如姚黃之喻今夫剥蕉身者無蕉然不有蕉之根乎故黜妄者重汰之則根本露而真骸見矣蓮生於泥而無所染非君子履世行己之則乎然蓮之為花非啻揚采質已耳為蓬為殼為仁仁之中復為薏烏則又一蓮矣此天机最真之處也君子力學履世而自得似於此夫姚黃非不美觀與蓮奚以異然其爛然露者徒以供王孫俄頃之玩則委諸泥沙耳竟何成哉今之論者欲胥率其徒同出一途則千萬一喙而真妄茫然無別遂令剽竊緣飾之傳得巢

白其中此不剥蕉之故也夫觀蕉之外非不蒿然大也而不知中寔無有今持此術以履於世則剽竊緣飾之情亦易以見盖利害得失毀譽幾微之際而肝膽盡章矣此其不能如蓮之潔也明矣公謂斯人得志則益足以驅市人夥而從之非僕謂之俄頃把玩之際乎而不寔之心虛浮之質徒慚負神明而幻其生平寶山空手可慨也哉故君子之學必若薏之為蓮而後謂真得夫如此則可以隱可以顯可以默可以訓可以接前人之緒可以開後人之智可以格物經世而行教化天下之

善行美名皆歸焉而不得辭自與世作則而世自戴之若尊親焉雖沒世而不能已此謂之至善大人之學非耶以其始之真故也僕方有志於此而未之力學聞公高論不自禁持縷々如此然辭未達意為之歎然語云心之精微口不能宣殆謂是哉先生其何以教之

其四 趙貞吉

二月初至家六月有量移之報忽臨粵使又枉尺書及所編定朱文幸甚幸甚僕昔在館中積畜此書每讀之未嘗不惜我晦翁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或曰不

直則道不明然則翁直也非爭也答曰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往予讀荀卿之訖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則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二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焉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畧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者嘗謂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則於孔子之前上聖

至人誠亦有所不服考乃荀氏之言亦未為過至謂不知其統則雖予亦不以荀言為然矣何則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是孟氏之三昧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為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為教頽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

洋之嘆不知翁之將姑為是讓退耶抑所造寔若此耳夫使翁之所造寔如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夫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人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後之人尤依望諸子有寡旗擊空之能而不遽去也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蓋孔子既沒大義已乖而微

言將絕於是紛々好飲食而黜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為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々小言詹詹々如象竅之號而各據其膠々刁々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曰其論字直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未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

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已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於折群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騭千古說彈百家椎擊名士剝剔群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於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者某聞其風而興者乎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目為天籟者乎或曰晦翁自任之重故闢邪距諛不得不嚴本孟子也烏得以莊生史談之論道術比予曰嗟乎此所謂殆難與人言者矣且

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閔訊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過糴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如董楊以下蘓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為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處於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

一切事物理會以為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為善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其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謂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闢禪而不知其寔尊禪矣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亦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何耶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為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知足

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沈鑽故而已耶雖然翁固未易測也予嘗考其世設處翁之地而論翁之心其拒禪甚力惡蘇尤深詆陸太露其意亦畧可觀矣蓋南渡之後高孝二帝極愛蘇氏文章所謂家藏蘇氏之書人誦眉山之學也二帝又皆好禪故皆內禪以畢其功予嘗見佛照禪師奏對錄而知朱仲晦之不過孝宗決矣况於光寧之朝耶翁忠孝天性剛奮有餘欲復二帝之讐而無一旅之託其文章議論至於國勢安危之幾君子小人升降之際則芒

寒正色恢拓竒崛使人凜凜聽之不倦視其誦學訓解如出二手誠有以激之也陸氏之異則出下所謂明其為賊乃可服之意耳夫僕往之讀朱子大全之日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扶摘取其合者為一編別為一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指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氏道術篇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闕涉頗大力未必得遽為而止也今讀公所抄若有意焉故肆發其狂愚不知有合於公之意否便中草一批教焉夫我輩之於斯世出諸老之後以論學知言為任者

又遇良友烏得不盡勿外其狂而踈絕是幸遠抱采薪之憂詞不發越不得達此衷曲冀鑒其畧云耳

答大理寺李中溪書 趙貞吉

會短別長不見公已三十年矣士夫與釋子遊士談公行事不知其幾千百俱彷彿耳未若南都遇貞所為公見公手翰深說道妙知遇異人又得真悟故自度人疊匕不竭如此其說如探物懷中不假搜索又如食蜜中邊皆甜贊嘆奇特終歲不盡以遭大憂與貞所別今年二年矣忽枉手札又領所著心性圖說可謂奇特中奇

特元聖秘密大事因緣滿口道之傾囊出之惟恐人人之未及知何其慈悲之大也且宗門中自少林單傳以來皆言語道斷一路不知何事六祖下南陽忠公出一清源道者有許多圓相宗旨付與仰山西而方神僧與小釋迦相見亦以圓相匕示故五家宗門獨為仰一派入門便打圓相其說至數傳遂絕矣嘗推原其自豈非伊字三點卍字輪相先佛一脉之流傳乎五代時陳圖南不知何處傳有太極圖而濂溪得之者為說以傳於世故道家者流如白玉蟾李和清紙舟冲素輩皆畫圓

相以為器而文始經性心情識意諸說寔相符契與
禪宗雖不無一線之隔而源流傳播信秘藏之未嘗絕
響也觀公所著真遇異人而得真悟無疑矣第援孔顏
樂處以為首楞嚴定此自生詩端也白沙云千古聖賢
如遇影何必援以為重耶得無有美名之慕乎願先生
自信自悟不必求世之知我而欲普度衆生亦非意識
著述所能辦也如何如何近日友人問僕以心性之別
僕答之曰心如水如鏡性是其涵光之處心又如鏡性
是其利斷處故聖凡同居世而不同生同沒世而不同死

也似與先生之論頗合如何去人倚馬促書不能萬一
又久荒筆墨不能自書俱希鑒亮便風乞再賜教當竭
其愚今聊發其端耳

與聶雙江司馬書 趙貞吉

馳神公所者幾二十年矣然未嘗脩問通殷勤左右此
足明僕之不敏也乃過蒙不棄以為可教前年領訓言
示以乾乾免咎之旨蓋讀之犁然有當於心惕然有警
於中無何即及於罪譴誠服先生之先覺矣茲僕之事
譬之盲子被髮號走以救隣火出門跣步即入坎窞誠

足恥矣過者棄去不復顧眎獨有長者見盲子哀其以
救火故不惜千金之藥大賜盲子令其復明此長者之
恩寧有既乎嗟亡僕往事念之誠可愧恥若此盲子三
年來親識舊游無復一字相問乃又遇蒙長者不棄絕
猶以為可教兩度寄問令領後番周二守所贖到誠欲
僕之心復明也已視此長者憐彼盲子恩不百倍耶三
年謫宦瘴癘疾病不啻其心苦耳乃其不肖之身亦已
敝矣然未嘗敢以一字聞於親識舊游亦士之非當耳
以為名高也茲則不敢自外左右者誠又服先生之先

覺作人長厚慈義之重矣嗟亡僕生二十年方知學道
初以苦次三年見哀而不傷之骸後復閉戶習靜久之
雖未凝寂而正念不失又三數年可自娛樂稍以家貧
故出求仕遂荏苒名妄粗狂暴害十六年始及於禍三
年中悔艾念此則魂魄動而病亦作矣乃其初念旋以
暗濁嗟亡僕之行履二十五年之間又若彼田舍郎之
積少貲以此自殖忽出大都羨中巨麗歸以少貲往日南
朔北朝夕馳驚貲盡窮歸無所於託栖惶在道復念少
貲有如隔世又若夢中今先生之憐僕墮盲子之困而

不知由僕動狂賈之妄念始又如此乃昨讀所惠三書
驚嘆竒作入一悟之門抉百氏之髓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依此脩行可以出世可以經世無復疑阻矣僕悔艾
離索之中得此如前貧田舍郎依戴戴長者寶車圖營復
少賢雜為客常得沾丐喜慶無既如此雖欲拘小諒自
外於門下得乎恭惟有道應期以解世紛吾君得忠靖
之臣公卿獲直諫之助士大夫有持論依歸之地顧僕
懷犬馬之心者其於國楨寧不恋企他日稍得慰倚閭
返初服倘不即先朝露當手寫是寶書藏之眉山中

以諗千古以報知己未由瞻接肆此緬縷惟賴庇覆愆
罪不以示人萬萬

寄洗少汾書

趙貞吉

別久矣尚憶兄向在都下坐敝舍中論白沙詩法英特
棄拔人猶在目昨寓監胄廣南諸生携示兄所論辯不
覺喜敬造詣之深修為之寔難從此坐陳子釣臺稱湛
門宗嫡誰得禦之健羨健羨弟以粗浮之過至勞恩謹
入粵以來每翹思君子翼之寡過山川修阻愁如見之
近以學不得力猛自省改翻思向者少壯入仕之初天

復光景稍露始入靜安之門頗輕諸累之繫當斯時也
祇宜退步知非檢過畜德以俟寔得而根力輕微不自
禁持嚶々多言自蹈淺薄遂生一念欲速之心乃有凌
跨古人旁睨一世之崇令入心腑而諸障種々因之竊
入復樵春綯汲與崇作家而崇益得志矣蔽以眉末之
雲令不見眉睫之過塞以芥豆之難令不聞雷霆之聲
崇之能如此昨涉憂患始悟道力輕微又牽疾病血氣
頓減而崇之情狀遂盡露矣何則古人剛柔彰微之論
不震不動安身知本之說身心澄契無一眇合乃知昔

者光景虛浮強陽氣耳烏在其為學哉兄之高明敏達
百倍於弟而師友發明日新月煉學問過患似易察識
矣然前所稱崇者每瞰高明之家而藏於膏肓膏之地遇
為所蔽者譬如中魔之人自為獲魔之說人孰得而指
之耶故不可不精察毋若弟之久為所弄而嘆自覺之
之晚可也

復歐陽栢菴掌科

海瑞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
術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寔非孔子言必世後仁至三十

年遲矣然為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飾價子貢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為聖人即此道法即此至誠惻怛之心為之可以見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匕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速無遲而不得徒以其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而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傭工場圃夫脚嗣往興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

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勇猛能操切史書仕宦盛氣於世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於今賊臨城臨村破滅呼吸及曰候我去做務農論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之言富國強兵陋為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於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為天德為王道一

謀畫一施行大上小上求之而不可得說為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為之苟且因循日換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不可速做藉口答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速過孫吳千百世主無不樂之非真知德義可尊而貴也樂其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魯齋為學以養生為本

或者以為不知道譏之借口養生為富積計則謬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矣亡矣而後可以聞道耶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死不為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濶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隘域行冠禮者有一簣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其遲伯道也為其遲亦為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上說不免毫厘之差謬以

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為辯也

與王伯安先生書 吾謹

往歲獲見執事於杭城款領道論深覺灑然自得以為
執事德器溫粹言議精密今世之君子論道義者無如
且以為恨謹少時嗜釋老之術索其書讀之竟日不厭
悅其清虛高廣之論見其同而不察其所以異灰心死
形幾至無救自知夫骸用一原之學而僻側固陋之習
已漸埽矣恐厭酣糟粕之餘或未能盡滌其渣滯時々

發言猶不免踵故習執事於其每言而疵之曰此禪家
語謹亦安敢自文也哉然以為認虛靈之識而昧天理
之真滯於虛寂之教而終身不知返者則寔非謹之所
甘為也執事述程子之意謂終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孟
子所謂性善是繼之者非本然之性也是誠足以破釋
氏知覺是性之說而吾儒天理自然之妙有不容辯議
而明者但謹之所謂虛靈不昧乃指統性情之心而言
而非指虛靈之識也夫具象理應萬事非渾然之心不
足以當之即所謂天命明德也故至虛而有至靈者存

即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也可謂虛非性乎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釋氏徒取其氣之知覺運動以名夫本然之
 性而程子所謂性乃太虛之名也謹之所謂虛靈是性
 亦取張子之合虛與氣者而言也苟以虛靈不昧輒為
 釋氏知覺之說則謹之所未及知也若又以虛靈不昧
 為但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則朱子固以是訓明德矣
 明德可謂非性乎况心可以兼性故程子以未發之心
 為性虛靈不昧固不可謂之已發也幸執事為謹剖之
 竊謂世之欲排釋老者大率當如歐陽氏所謂修其本

以勝之不宜占七動喙與之角勝負也周濂溪無多言
 說讀其書者亦足以知邪正之辯至程子始別之然亦
 云不若從迹上看故攻其迹則猶可屈之為城下之盟
 及朱子乃謂其原頭已與吾儒有別夫辨其源則彼固
 有說以抵我矣此朱子不及程子處且楊氏所謂其慟
 其喜中固自若而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其形
 容聖人之心似亦不為害理朱子以為誠如其說則是
 聖人當喜怒哀樂之時此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
 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此尤可

疑也夫程子固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矣蓋謂隨物應之如水鏡之照物因物而見水鏡固漠然無所動也今以聖人當喜怒之時猶不免動其心以應物無乃異於明鏡止水之義乎若以漠然不動為不出於中心之誠竊又以為不然夫渾然在中即天道之誠因其可喜怒而喜怒之特其心不逐之而動耳尚安得謂之不誠乎况程子答蘇李明之東亦曰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不中以道言之則何時而不中喜怒哀樂之迹所謂事也而聖人之心渾然全融即所謂道也若徒見其事有時

而不中遂謂其心之應事亦隨之而有所偏倚無乃異乎此其所謂離於釋老者何耶若楊氏所謂顏子雖天而有不亡者存朱子疵之是矣其言曰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精神魂魄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是所謂任消息屈伸之往來而廓然與化為徒其高於釋老之守靈爽知覺者奚止一等然而人心不死之說與夫員融無際之語尚不免掇其緒餘幾何足以服其心而使之帖然不敢辨是

非哉夫聖人不得已而有言亡之多非聖人意也後之
 儒者往亡得已而不已故時有出入之弊徒足以起爭
 端耳往嘗觀橫渠之言曰道德性命是常在不死之物
 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竊笑以為立言正不當如此孔
 子未嘗無言不過曰窮理盡性至命而已命欲攻釋氏
 而立為此論不幾於取之乎謹亦誠知夫聖賢立法之
 嚴衛道之至時亡猶不免異端襲擊潰圍之弊况敢身
 自蹈之以滋天下後世之擾乎徒以為不必與之多辨
 明吾儒體用一源顯微一致之妙篤於力行以自致於

高明則勃敵可不攻而破矣執事以為何如由敬而靜
 由靜而虛亡則性矣此謹之思自力者也不知尚有墮
 空顛仆之患否幸示教焉若精微之論非面究不可茲
 且未及編綸惟執事心察之

明文海卷一百六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十九

講學

與方西樵書

王漸遠

向者夜間造謝門下辱不鄙與進教愛彌至得聞所未聞虛而往寔而歸夙昔之望深為慰幸伏惟尊丈高蹈於樵涵養日久造詣益精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所解經義皆發前賢之所未發者然向來蒙所指教尚有疑難

欲即質正以深夜不敢勞於長者遂爾拜別鄉回後捧
誦明訓靜而思之終覺未洒然脫悟故不揣謹此奉達
非有所致辨也學求明諸心而已質之先覺所以求明
乎心也承諭致曲之訓而以夷惠之清和明之曰致其
一偏之清一偏之和而造之各臻其極以至於能化又
曰所謂化者乃一偏之之非大而化也某以為聖賢學
問皆從心性流出性之未發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是
故聖賢之學具於心原於性蘊於中故致中其則天下
之大本立於是一以貫之而萬殊統矣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矣未有學得其偏而能致於聖且化者亦未有聖
人心性之學而反流於一偏者如尊丈之訓則心學且
有二而聖人之所為聖人者其本根節目亦可不同矣
竊謂清和者氣質也夷惠之學雖至於心無毫之私可
以言仁然氣質未盡丕變渣滓未盡融液盖亦以其所
學之未全失中所造之未得其大是以未免墮於一偏
而不能全故發見未當其可耳觀孔子之於二子皆稱
之以賢可見而孟子遽以聖目之則過矣故致曲之說
只作賢人君子希聖之學為是雖曰其次然由教而入

者皆可謂之次不必以此而專論聖人之次也至於論性而謂性有善惡并舉告子及荀楊韓子及周子之說證之尤某所未諭也夫以性為有善惡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則孟子性善之訓為誣而孔子相近之教不通矣此告子仁義桮棬荀子禮偽之論之所由起可不必攻也某於宋儒惟取信於明道諸說皆以天地氣質分之則誠於善惡未能判截反墮於善惡混之中而與荀楊無異矣明道曰性生道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又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此數

者萬世言性之標的也蓋某之所謂性者乃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流行曰命之著物曰性故性者人物得之以有生即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之謂易故曰人之生道夫人之生也其稟質雖有昏明強弱之不齊而無與於性非可以善惡論也惟其感於物則物交而引之習類生而善惡判矣故人誠能從事於學則其為明而強者可以為聖為賢其昏而弱者薰陶切磨之下雖未能造其全亦不失為敦篤之士若其習於流俗而不知學也則所謂明而強者適足以為奸雄滑點

之資其昏而弱者則甘於自暴自棄而流為下愚之歸矣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相近亦以其質之昏明強弱其初少有不同耳曰相遠則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如南北其轅不可復得而合一矣豈不大相遠哉某之管見如此有不合處希不吝再賜教愛庶山居得以紬繹其義務求必明諸心一洗羣疑而會歸之此平生之願望也某頓首再拜

又與方西樵書

王漸達

始初天以道命凝為人物則此軀亦是性但以既凝為

骸質則塊然為器物為不靈矣其輕清流行主宰於其中而靈者此真性也故道家亦以為大化流殊常欲去人為神為性釋氏之不受四大者亦以其精靈不在此故耳由此觀之則性為人生之道猶天之乾元地之坤元者也軀殼豈得以論性哉程子曰人不可從軀殼上起念夫耳目之欲聲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逸此軀殼上起念也人當從心性上起念不可從軀殼上起念然此念頭起處即是已發因有所感而動非是人生而靜性之本然者矣故程子謂發思即是已發夫人

動此念頭或因物而感或未因物而內自感者蓋此心
前時曾因所感留滯不化是以久而復萌故軀殼之欲
或無因而起者此內欲之萌中庸所謂慎其獨是也或
因物之感而起者是外欲汨之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
之是也故念頭起即是感物而動百孔千瘡皆從此出
乃性之欲非復未發之真矣惟聖人心性常虛明凡物
之所感所過者化更無留滯是以內欲不萌外欲不汨
真性常著故於未發則足以立天下之大本已發而念
頭一動即無乖戾撓亂而為中節之和矣然則軀殼之

已欲動是處乃情之流非性之本也諸家即其情之流而
為性是以善惡之論紛々卒無合一又曰真性未嘗不
發露但其發露乃自然而然非由意慮所得如入宗廟
生敬墟墓生哀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乃真性發露時
也其餘心逐物而動乃軀殼起念非真性也佛氏謂人
性本善直下便是其說又太高蓋竊見其一二而欲誘
吾高明之士也此所謂點胡也若直下便是即是天生
自然的聖人然聖人之所教人必在克己復禮者蓋古
今間世乃有聖人自大賢以下心之感物未免理欲交

戰真妄相雜苟非敬以閑之鮮有不逐物而妄者若循佛氏之說卒流狂妄未有一人成於賢人君子者蓋無踐履克治之功故也僕曾讀象山之門人楊簡已有此議論謂此心廣大高明不用察識不入思慮順其自然往、舉佛為况其流弊至此今陽明之徒又從而衍之曰克己非功夫無欲是功夫又云此真辭一得不用操持常、照管便是僕自抵都下其說行盛然大抵皆事講說無一誠篤者以其徒識其光景而下手功夫全然不着如登高山未曾跬步而虛望其巔崖之氣象何

益此程子於介甫有平地說相輪之喻也我朝薛敬軒吳康齋二先生曾觀其書真以踐履為寔地一步一步做去故卒成名儒於此可以見儒釋之異可見釋氏誘人之深可以見吾性雖虛靈汨於人欲不可無澄治之功也因論性并以近代之學上聞於左右乞不以多言為狂妄則幸

再與方西樵書

王漸達

某自讀書識訓義以來便參究此性遍求之古訓近考之宋儒皆未有所得又沉潜者九數年復驗之天地推

之萬物反而求之吾心審其動靜測其寂感又數年而後豁然始有會通處蓋嘗妄以己意論之天地之道除生人物則無所見一陰一陽以生人物者則謂之道指其道之流行不息則謂之命人物所受以生則謂之性人在其中又稟得斯道中正之全故人為萬物之靈是以人之有生其心性即道也道有統會有散殊具於心則其統會發於四支百骸則其散殊也然天地之道至中至正全骸兼備到其散殊萬變而不可測識則又不同故人雖得其全而於所稟清濁強弱之分又不能無

異是清濁強弱者道之變化為之也道之變化為之故人之稟是道亦如之蓋中正者乃其常變化而不可測識者乃其流動處雖聖神亦不可得而知之非惟聖神不得而知雖道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故曰雖聖人不知不能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是也某之鄙見如此又以此意而復推之則以為性者人之生道生道至善而稟質有清濁強弱之稍分所謂相近也何嘗有善惡善惡者習後乃見指清濁強弱而為善惡則不是若以清濁強弱而遂為善惡之分者益非也不揣謹此請教惟

吾犬不棄再賜教愛幸甚某再拜

再答方西樵書 王漸遠

前日小价回接得手教論性之旨可謂明盡無餘僕之鄙見亦是如此乃觀尊文來諭反求諸心益見明暢通達此論一出則天下後世語性者不能外矣但僕於此少有贅焉天道命之性人得之以生然既落在軀殼則其渣滓之凝結者也渣滓凝結是以不能無清濁強弱如地之初亦是此道之渣滓凝結故有四方水土各不同然即夫坤元之道流行於其間則無不同也人之

稟於軀殼雖其有清濁強弱不同然天以此道付於人而為性其精靈一點統具於心貫屬於四支百骸者則無不同也其昏濁者但為軀殼混汨掩蔽不得露其精靈之骸耳非惡也若人從事於身心之學靜而有以養之動而有以察之不蔽於外物以遂其軀殼之欲則心志安閑神氣凝定躁妄之思以息嗜欲之火不燃而復其真靜之今故精靈內照者不汨不撓其統會也既有以存乎一心其散殊也又有以攝乎百骸猶是而存之不息則道義出而可以為聖為賢矣故曰性者人之生

道而無與於善惡也若張子謂氣質之性是指其軀殼而言非性也故孟子所謂性善指其精靈統貫者言之也孔子之所謂相近指其所受之多寡言之也

此多寡是人始

受於天所得五行之性之多寡故有多于仁多於知之別若不能事於學則人欲蔽

之於先習類染之於後軀殼之欲無涯莫之止極其不

皆知人生而靜乃天之性但物感之後始生軀殼之念

性之欲乃流耳苟能反躬則惡可克咎可補不至以人

化物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人心以其感於人

者而言感於人則有軀殼之欲故在精而一之則中性

著矣諸說皆以善惡論者蓋泥此渣滓軀殼而不知吾

身至精至靈之性統會散殊常與天地相流通而為人

生之道初非軀殼之謂亦無與於善惡也僕請不以

氣質軀殼為性而從於道命生之不已之間言之則既

有合孔孟之旨而有功於由教而入者不既多乎未審

尊丈以為何如尚容待教面正不具

答王龍溪書 王漸達

別後兩辱手教遠及足見吾丈與人為善之心不以時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道而無與於善惡也若張子謂氣質之性是指其軀殼而言非性也故孟子所謂性善指其精靈統貫者言之也孔子之所謂相近指其所受之多寡言之也

此多寡是人始

受於天所得五行之性之多寡故有多于仁多於知之別若不能事於學則人欲蔽

之於先習類染之於後軀殼之欲無涯莫之止極其不流於大惡之歸不已矣僕謂以此訓於天下後世使人皆知人生而靜乃天之性但物感之後始生軀殼之念性之欲乃流耳苟能反躬則惡可克咎可補不至以人化物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人心以其感於人

者而言感於人則有軀殼之欲故在精而一之則中性著矣諸說皆以善惡論者蓋泥此渣滓軀殼而不知吾身至精至靈之性統會散殊常與天地相流通而為人生之道初非軀殼之謂亦無與於善惡也僕講不以氣質軀殼為性而從於道命生之不已之間言之則既有合孔孟之旨而有功於由教而入者不既多乎未審尊丈以為何如尚容侍教面正不具

答王龍溪書 王漸達

別後兩辱手教遠及足見吾丈與人為善之心不以時

忘不以遠遺蓋恐此道之晦或於天下故與天下共倡而明之衛道之功切矣諷誦之餘感激當何如某僻居山中與城市邈隔今歲春間出省下得會郡侯胡公始接來札又會推府駱公乃知吾丈復解官東歸時事如此可嘆可嘆雖然賢者出處閔乎世運盛衰固非偶然安以俟之而已來教所謂致良知之說以僕之質性魯鈍學力粗淺固未能窺其微奧然以是稽之孔門反之吾心殆尚有可疑處夫今之學者多主于白沙陽明二先生之教白沙之學在於求孔顏樂處陽明之學在於致良知二者固聖賢

法門但以此為教恐學者流於莽蕩無寔下手得力處夫孔顏之樂大矣必有躬踐寔際而後可以契其樂之真良知之辭明矣必有涵養操持而後可以得其明之用不然則所謂樂亦虛談其光景之可愛而於獨知之地但凝之於靜而不能不汨之於動融之於心而不能不滯之事者多矣某嘗以論語一部真千古聖賢入手之要訣何也其旨在乎心與事合一而已矣以心而貫於事物隨處致力隨處照管故心事合一鍛鍊純熟打成一片然後謂之真境寔際方無走作乃有受用處苟或妄想於

胸臆致測於景象徒抱夫虛靈之弊而昧夫流行之用以之資講說則可以是以求聖賢之寔學則未也故某亦以孟子先立其大者之語為立言太寬然必以集義為事乃見入手脉路處今之學者往之流於孟浪無依皆以其守心太過而畧於事為是以心事歧而為二支離渙散而不能相合失孔門隨事致察之訓以至於此此其所以高者流於禪定之歸而下者則混於理欲之無辨而認賊作子者多矣故丹書之戒以敬怠言之盡矣而又義對欲言易大傳敬以直內可矣而又必以義

以方外德始大而不孤皆隨事致察之明驗也夫平地而說相輪與由階級而直造其頂者其所見何如也某遠處遐取無明師友講習之益其所得所聞如此吾文以為何如人便不惜再示教愛尤為望幸

答洗少汾書 王漸達

鳶魚一章言其上下察也云察字無昭著之義須以心察之其謂講書先要文義通若文義不通徒率以立己說恐不是若謂以心察之則於文義不通矣蓋見鳶魚之上下又却以心察之乃見天理流行則反贅矣此鳶

魚即是此心此理而流動著見於天地間者彼此相觸何等洒落何等活潑；地此時又一心以辭察之則抑而滯矣毋乃贅乎故程子謂活潑；地正指此以喚省人意不作兩項看乃白沙之學以自然為宗僕終有疑焉其所謂自然者全欠下手功夫濟；蕩；無所捉摸使學者窒為臆度其不流為老莊之自然者幾希矣雖程子云勿助勿忘不用絲毫人力然既曰勿助勿忘便是下手緊切工夫始有頭腦下落若只說一箇自然何所指乎明道以明覺為自然蓋謂吾心虛靈之本辭如

是也與此所謂自然者又異矣請更詳之 天地之性落在氣質中恐未然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一也何嘗有二只因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後乃有此稟質此所謂形骸也此稟質乃是渣滓非可言性若夫陰陽之道落在人心所謂生；之理則是性也此性何嘗有善惡夾雜自漢唐宋諸儒不深於性學乃有指稟質為性者是以善惡之論紛；可嘆明道云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以此言性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孟子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孟子不

以稟質為性甚明張子亦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
焉亦畧見得但又以天地之性分之却又錯矣 學莫貴
於真知固也然知後又要常之照管得到如云戒慎恐
懼此照管之事也此心之良知如主人翁當其逐物於
外如主人翁在外不能照管遂生許多弊節然主人翁
雖在內不能一一照管使家內不嚴肅齊整是習於懶
慣而忘亦是失於照管亦生弊節也故主人翁在家又
能照管方得是以古人於真知後復有誠意一關誠意
一關即是慎獨即是照管功夫若夫真知便了如知毒

物之不可食則今人食河豚而不顧其死者夫豈不真
知而不能戒懼照管是以失之耳古人下一敬字最是
蓋敬者即此心之惺之主宰時能照管者也幸為思之
何如何如 只整齊衣冠尊嚴威儀便生敬亦是倒說
蓋心有主時始能有所收斂如此若待衣冠威儀時乃
生敬則不知要作整齊尊嚴時誰為主宰也 若斷家
事即至親到但令子侄待之覺得此心無擾亦甚快活
此亦偏於靜處易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應事
接物一有厭惡便是病根便未見得動靜合一處故動

亦定靜亦定乃見所養陸子靜亦云在人情事变上用功此正心事合一處須着如此做去 吾道至大至博無所不有無所不該皆本於陰陽中來儒與釋皆囿於吾道中則釋之道亦道也但所見有偏處失其大全中正之辭耳陽明云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說得甚周遍圓活道惟聖賢乃見得中正全辭其餘非聖賢則不能無偏如仁知釋老皆所見之偏處觀於中庸所謂賢知即此仁知釋老者也所

謂愚不肖即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又何怪其同與不同 為人後者所以後大宗非宗恐不宜置後此言良是良是蓋禮云為人後者孰後：大宗也又云支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既曰後大宗則小宗亦不置後矣况其非小宗乎既曰祭宗子之家則不為之立後矣禮文如此明白不知後儒何故乃有此支離議論蓋大宗若絕無人統理眾族人故只得於族中取一人以聯屬之如府縣長官缺則當銓一人以補之餘皆祭於宗子之家則立後出繼之禮古所

無也自此出繼之說行使人子舍其親而事他人之親
天理人情必不安矣自此禮不明陷了古今天下多少
人於不孝不仁不知泉翁又為此說何也 天地萬物
皆有自然之理任其自然則胸中自有樂地故白沙之
學以自然為宗蓋本諸此張子亦云如太和中容萬物
任其自然亦此意然必先知箇入手門逕然後可以語
此白沙亦云若不從事於孟子勿助勿忘而驟語以曾
點之樂一似說夢則白沙下手門路亦不以此為先矣
只因後人誤認白沙之學為自然功夫乃有此議論使

白沙之學不明於世而天下咸以老莊目之可嘆可嘆
又曰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不怨天不尤人無入
而不自得此即白沙所謂自然之意然必戒慎之功到
乃有此戒慎之功即敬也程子云勿助勿忘中間便是
敬古人只說一敬字便是功夫簡易明白後儒自立門
戶又別求一箇入手脉路以教人皆失其真切之派使
天下學者泮然不知入手而卒流於玄虛高遠之歸無
一人克履其寔境者此皆後儒支離之說誤之也

答項甌東論陳白沙書

王漸達

向在李三洲處得見來書以陳白沙為禪學摘其數條而論之所舉雖是然白沙非禪者也白沙學於吳康齋康齋深得孔顏之樂白沙求而未得歸卧陽春臺靜後數年然後得之其學則求諸心其功則得於靜似禪而非禪者也夫所謂禪者棄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絕中國禮義衣冠之教者也故謂之禪白沙事母甚孝出處甚明教人甚切理義甚精問學甚苦多得於靜處有之故每以靜中養出端倪教人又云去耳目支離之用非去耳目也去其支離之用爾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

蓋見宋儒議論太多故矯之云爾其用心亦誠為過當也至於禪之一字吾嘗論之蓋禪之說亦吾道中之所有也夫吾道之大也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佛者見之謂之佛老者見之謂之老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之道鮮矣故暗為禪之說者吾亦且恕之至其附於佛之教則不可不深斥之也今有人於此盡倫理施政治明出處慎取予則雖終日談禪吾不忌也何者其道蓋吾之道也但窒而礙終於不通使其知而反之變而正之則善矣今夫天下之物其草木禽獸之相類

者甚多或一物而至三四至五七者有之然自造化之道視之則皆物也今夫異端老佛莊列之書類亦多矣然各一其見則各一其說自費隱之道視之則皆道也但聖賢之道中正而大全諸說之道皆一偏而有泥故君子之於異端惟明吾道以勝之不必闢焉可也至如白沙之學求之宋儒如此類者甚多司馬文正呂晦叔劉元城謝上蔡陳瑩中張子韶楊龜山陸子靜往々得於禪學改頭換面處有之然於身心國家皆無愧歎天下後世皆尊仰之此禪學之變正而非禪矣何可怪乎

白沙之學多著於靜固有偏處而其本根節目則同豈謂之禪乎雖然禪而歸於正則可恕禪而附於佛謂佛為西方聖人欲陰附其教則有大害於中國宜在所痛斥而不少假借焉可也蓋佛者夷狄之人其法夷狄之法是故夷狄之法毀綱常滅人道遏化生之機傷天地之和其風聲氣習一入於中國中國受之則生變亂如厲逆之氣行於一鄉一鄉受之則生瘴疫驗之古今皆然觀晉之名流卒歸於老佛而以師禮事之遂有五胡之擾唐之文人宰執皆寫誦經典崇尚齋醮遂有五代

之亂宋之諸賢皆譯佛偈談真空而亦明尚齋醮暗師
頭陀遂有金元之亂今之士夫又宗之矣棄聖賢之言
而事禪佛之說隱義謎辭互相倡和以無為：上乘以
了悟為宗旨其風聲氣習漸染將半矣是故天下之亂
又可憂也故吾不憂夫禪之附正而憂夫佛教之害世
名人達士從而和之大亂之兆也又將有之禍矣公亦
嘗思及此乎容異日圖會面領教愛不具

上霍兀宗伯書 孫存

日蒙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榷古今之正

論諄：訓誘某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
夫子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之子矯陶鎔變化
於大聖之域發之而為論議措之而為事業其必灼知
乎善惡之機而擇守乎措之宜自不至於賢智者之
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
受之嚴僅市嫠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
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烏嗟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
安知非嫠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於市也價甚廉其
不市偽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

敗之也嗟乎士修于家而獻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偶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母乃未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得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未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荐神明酢賓客而奚遽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為酸醯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喝未甘委之溝壑也存不幸寔類於是夫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

之醞而過於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漓而失其正味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為麴藥多則甘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之嚴者似之以某觀於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於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汪野其酒之旨者乎式燕而醉於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汪野之麴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辭道之言有知道之言某不能釀酒而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市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

可溫而和氣可致無妄之疾勿葯有喜矣若天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為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寄陽明先生書 黃綰

初春鄉人歸辱手劄并祭徐曰仁文令人悽然益念斯世之孤不知何日得從陽明之麓以畢此生也綰領教入山頗知砥礪邇來又覺向者所謂靜坐所謂主敬所謂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皆非古人極則工夫所謂極則工夫但知本心原具至善與道昭合不假

外求只要篤志於道反求諸己而已夫篤志於道即所謂允執厥中是也於允平日習染塵情痛扶勇去弗使纖毫滯於胸臆日擇日瑩隨其事物之來無動靜無內外無小大無精粗無清濁一皆此理應用故無時而非入德之地無事而非造道之工昔者孔子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矩進退無己只此志之日篤也故語顏子使之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至於卓爾此乃聖門極則之學與極則之傳也若徒知靜坐主敬觀玩光景而不先之以立志不免動靜交違滅東而生西也夫終說

靜便有不靜者在終說敬便有不敬者在終說和樂便有不和樂者在如此用工雖至沒世無稅所駕乃知篤志一語真萬世為學之要訣也近世如白沙諸公之學恐皆非聖門宗旨宋儒自濂溪明道之外惟象山之言明白痛快直抉根原世反目之為禪而不信真可恨也伊川曰罪己責躬之意不可無亦不可留胸中為悔象山則不然曰舊過不妨追責益追責益見不好又曰千古聖賢何嘗增損得道只為人去得病今若真見得不好真以為病必然去之去之則天理自在道自流行所謂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也往年見甘泉頗疑先生拔病根之說凡遇朋友責過及聞人非議輒恐亂志只以靜默為事殊不知無欲方是真靜若欲無欲苟非勇猛鍛煉直前擔當何能便得私欲盡淨天理純全此處若不極論恐終為病縮近一書略論靜坐無益亦不敢便盡言及此向見友生送甘泉序云孔子傳之顏子顏子歿而不傳惟曾子以一貫之旨傳之今日恐亦未然夫一貫之要只在反己篤志而已顏曾資稟雖或不同其為一貫之傳則必無二鄙見如斯不審日來尊見如

何山亭改搆相知至者皆有賦詠敢錄間覽更望不惜一言以慰山靈幸甚

復李遜菴書 黃綰

邂逅京旅獲聞高論至今不忘近聞擢憲敝省喜慰無

以慰山靈幸甚

瞻仰益知君子之學有本

而師友之來深矣昨蒙憐：豈勝感激但綰方在告公居當路非趨見之時故敢以書求益久不回示豈以綰不肖不足領也抑有難言而置之度外也近者京師朋友書來頗論學術同異乃以王伯安魏子才為是非是

伯安者則以子才為謬是子才則以伯安為非若是異物不可以同子才舊於公處見其數書其人可知伯安縮不敢阿所好其學雖云高明而寔篤寔每以去心疾變氣質為本精密不雜殊非世俗謗議所言者但未有所試而人或未信向者公嘗語綰曰凡遇事須將己身放開一邊則當灑然自得其理綰每誦以為數字符及讀易艮卦云畏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然後知公言之有自寔與伯安之旨無二子才素諳於公學問根本宜無不同蓋皆朋友用功未力好起爭端添駕為

明
何山亭改脩相知至者皆有賦詠敢錄間覽更望不惜
一言以慰山靈幸甚

復李遜菴書 黃綰

邂逅京旅獲聞高論至今不忘近聞擢憲敝省喜慰無
量數年之間法立仁流誰不瞻仰益知君子之學有本
而師友之來深矣昨蒙憐之豈勝感激但綰方在告公
居當路非趨見之時故敢以書求益久不回示豈以綰
不肖不足領也抑有難言而置之度外也近者京師朋
友書來頗論學術同異乃以王伯安魏子才為是非是

伯安者則以子才為謬是子才則以伯安為非若是異
物不可以同子才舊於公處見其數書其人可知伯安
綰不敢阿所好其學雖云高明而寔篤寔每以去心疾
變氣質為本精密不雜殊非世俗謗議所言者但未有
所試而人或未信向者公嘗語綰曰凡遇事須將己身放
開一邊則當灑然自得其理綰每誦以為數字符及讀
易艮卦云畏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然後知
公言之有自寔與伯安之旨無二子才素諱於公學問
根本宜無不同蓋皆朋友用功未力好起爭端添駕為

疑以致有此誠可慨也昔者二程之學似不同於濂溪伊川之言若有異於明道邵張之緒若不同於二程但其大本之同相觀相長卒以同歸而皆不失為善學他如司馬呂文韓富諸公雖功名道德各有其志然皆為深交篤契為國家共濟豈如今日動輒分離也至於晦翁象山始有異辨然亦未嘗不相為重至晦翁門人專事簡冊舍已逐物以爭門戶流傳至今畫經纂緝為舉業之資遂滿天下三尺童子皆能誦習騰諸頰舌或及德性即目為禪乃以德性為外物聖學為粗迹道之晦蝕

一至此矣殊不知古人所謂問學者學此而已學不由德性其為何學賢如子才豈宜有此不知必然矣况為學此時不啻曉天微星併力共圖猶患寥落磨泯頽而不振况志之未篤工之未力各相排擯銷沮阻喪寔乃自壞此事閤繫非細區區朱陸之辨姑置之可也朱果有益於此則求之於朱陸果有益於此則求之於陸要皆自成其身而已辱深愛敢併及此倘得一言子才只以天地為度各通其志各盡其力斯道之幸何如

答邵思抑書 黃綰

近承手翰足見進學之工僕屢致問左右俱不卜沉浮書中微旨似於吾人有不察者且吾人學問惟求自得以成其身故曰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寔無門戶可立名聲可炫功能可矜與朱陸之同異有如俗學者也苟求之能成吾身而有益於得雖百家衆說皆可取也况朱陸哉苟求之不能變吾氣質而無益於得雖聖言不敢輕信况其他哉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吾何求哉求得於此而已矣若

朱有益於此則求之於朱陸有益於此則求之於陸何彼我之間朱陸之得親踈哉且僕於朱書曾極力探討幾已十年雖隻字微之必咀嚼數四至今批抹之本編纂之冊皆可驗也請兄於陸書姑讀之久者所得比之朱何如又比之濂溪明道何如則可知矣世皆以陸學專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故疑之曰禪凡其有言槩置之不考有誦其言者輒命之曰禪不復與論是以德性為外物聖學有二道哉殊不知象山每以善之未明知之未至為心疾何不道問學之有又其言曰束書不觀

游談無根何不教人讀書也但其所明所知與所讀有異於人者學者類未之思耳僕於武陵一會吾兄即知吾兄心懷條暢識見高明甚不易得區區畏愛不淺故敢肆言至此然門戶之分斷非僕所敢望於吾兄又聞魏君子才學行絕出僕極傾仰但與陽明時有門戶之馳淺陋念此不堪憂悵惟恨無由一訊其故然求吾道於此時真所謂不絕如綫海內有志如吾徒能有幾人只此幾人而又分裂如此不肯合并切磋深求至當往往自高自止轉相訛刺如世俗斯道一脈豈不自吾徒

壞也陽明素知其心如白日決無此事魏君雖未接嘗得之李遜菴及見其數書虛已平恕可知亦必無此竊意為其徒者各持勝心或私有所懷巧添密勦推附開合如昔朱陸門人以自快一時却不知此道塞天地亘古今無物不該無人不同可獨為陽明子才之私象山考亭之有也吾兄明燭幾微身居其間何不據理一言以使共學吾兄之賢何如也惟冀始終教誨敢不誠心願益不既

復王汝中書

黃綰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辱書論諸事俱悉但云大學古本註至善之旨有所忿
懣之說細辭會終未能盡契於衷僕不敢佞於此不得
不盡言以告此蓋諸兄習聞禪學之深一時未能頓舍
且從來未暇致思聖學故也夫聖學者所以經世故有
辭則必有用有工夫則必有效此所以齊家而治國
平天下也禪學者所以出世故有辭而無用有工夫而
無功效此所以虛寂無所着住而涅槃也故為禪學者
略涉作用稍論功效則為作念而四果皆非謂之有漏
其道不可成矣聖學工夫則在辭上做事業則在用功

效上見故大學首章言大人為學之道提出三在字以
見道之所在：於盡性在於盡倫在止於至善盡性盡
倫必止於至善故曰在格物：格而后知至蓋盡倫所
以盡性工夫必在體上用辭何在：於人心獨知之中
既有知覺必有思慮思慮畧動則必憧：往來其辭亂
矣不奈其亂故高者不得上於上乘討虛靜下者不得
不於下乘求止息此說流傳既久雖高材明智有所不
免往々互相訛闢而不知皆墮其中凡既涉此雖是妙
說巧持只是禪宗落空於聖學何與縱使道盡躬行妙

悟雖或七八分彷彿亦決不是動容周旋中禮而合聖人知止時措之宜也傳之他人決是差誤下稍頭決是不同此等所在其寔似是而非毫厘之差千里之謬胡安國所謂禪與儒學句：似字：同若於此識得許汝具隻眼僕非敢便謂識得只是自少妄立此志亦嘗聽諸公講論誤入禪學數十年辛勤磨礪久之始覺其非偶爾有見故見得止字親切方知詩書所云止字及大易所示艮卦之義皆深契於心而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故向因諸兄所論而敢云止字足包至善至善不可

包止字蓋心知所止則至善在其中徒云至善而不知所止則憧：雜亂而無所寓惡在其為至善也此僕所以將二止字看得明白上止字雖兼靜用而工夫全在靜上用下止字專指靜而言而貫定靜安三字定者心不憧：而能止也靜者心如止水而能明也安者心隨所寓而能安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此正對憧：往來者言所以灼然為聖學之心訣也其云忿懣恐懼憂患好樂即所謂喜怒哀懼憂之情者細求人心七情必不可無今欲無之乃是禪學宗旨但於致精一依天則使發

皆中節方為聖人經世之學是非明賢否別賞罰當達道之行通於天地矣不然空無適莫及至臨事意從境起不為莊周田子方之猖狂自恣則為墨氏之兼愛否則為楊氏之為我否則是非不明賢否無別賞罰不當而天下解體矣將何與於經世哉此僕血忱之言惟諸兄其諒之勿度以虛言相高而謂僕之好異也

